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不知不觉,《十三邀》走到了第八季,节目有一集没一集地播着,每一位受访者都给观众打开一扇窗子,而访问者许知远,在镜头前越来越从容,能够捕捉和表达着自我。

在通常的名人叙事中,如果是男主人公,一般会突出夸赞主角的成功,顺便表达一下背后妻子的默默奉献,这妻子至少是贤惠的,是顺从于名人访谈的主旨的。而《十三邀》中两集故事却呈现出不一样的“贤妻”,一个是植物画家曾孝谦,一个是矿工诗人陈年喜。

“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”,这句话深入人心到几乎天经地义,陈年喜的妻子被问到“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出门旅游?”妻子说,“不愿意,因为他脾气不好”。曾孝谦的妻子被问“下辈子还跟他一起过吗?”曾妻想都不想回答,“不过,坚决不过。”名人的妻子,成功人士的妻子,似乎命运眷顾了她们,此刻她们却斩钉截铁地表达着嫌弃,这是出乎很多观众意料的。

《十三邀》对曾孝谦采访的开头是那么美,无法用语言描述,就像走进童话世界。一帧帧植物绘画,如此有生命力,令人震惊。植物放大看,茂盛而神秘,形态丰富而不可思议。你顿时对创作它们



名人背后的女人



的人肃然起敬,曾孝谦用笔触还原一个个生命,画出它们渴望生存的状态。

应该说,几个镜头下来,这期人物访谈就成功了,无需语言,无需探索,只需带着观众去欣赏。画面转向两位在树林中穿梭的耄耋老人,妻子张赞英陪曾孝谦写生,他流连忘返,沉浸其中。太阳出来了,有温暖的光照在曾孝谦写生的本子上。他拧开笔帽,妻子接过

来;他开始专注写生,妻子扶着花枝。这是一个成功者与贤内助该有的和谐画面。

曾孝谦说:“老婆子,郭沫若说的‘早桃红’记得吗?”张赞英说:“我不记得了。”曾孝谦说:“我告诉你,也是一首写山茶的诗。”张赞英回答,“你别告诉我了,快走吧。”这时候,一个意犹未尽,继续说着,一个开始敷衍,终于不耐烦了。

生命力在曾孝谦那里被屡屡提及,他把这种力量几乎全部融入自己的画作中。我们惊叹它的美,我们赞美画家在专注中带给大家的美好。整个采访大部分时间镜头对着曾孝谦,他讲述自己没有师承,是“业余”画家,却终凭借着热爱、专注,成为一个遵从大自然的另类画家。

这样的访谈如果止于此,在我看来是单薄的,他讲白描,讲结构,讲任务,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家,当最后的镜头对准他的妻子时,这位人们眼中的“贤内助”、一个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女人,已经熬成了老奶奶,她突然在镜头前崩溃,说和曾老师一起的时候“很少有开心的时候”。许知远用手搭在她哭泣的背影上,那个背影如此悲伤,停滞了很久。

很多人理解不了,你的丈夫终于成功了,你也终于获得了尊重。但张赞英说:“如果有来生,我绝对走自己的路。”张奶奶在镜头前的哭泣,突然让这次访谈立体了。男人的成功,离不开被淹没在婚姻、家庭劳累的另一半,这是很难被看到的。她籍籍无名,她和成功的另一半形成鲜明对比。曾孝谦对记者侃侃而谈,说我愿意奉献一辈子,张奶奶却顿了顿说“好委屈啊”。

这也许是《十三邀》打破人物访谈茧房的可贵之处。一方面呈现主人公的优秀,一方面探索人生的意义。曾孝谦找到自己人生的幸福所在,称“我这个人命好”,而他的另一半并不买账,因为他的幸福背后,是连收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的现实,是妻子包揽所有家务,负责为丈夫买画具,甚至还要跑丈夫的职称问题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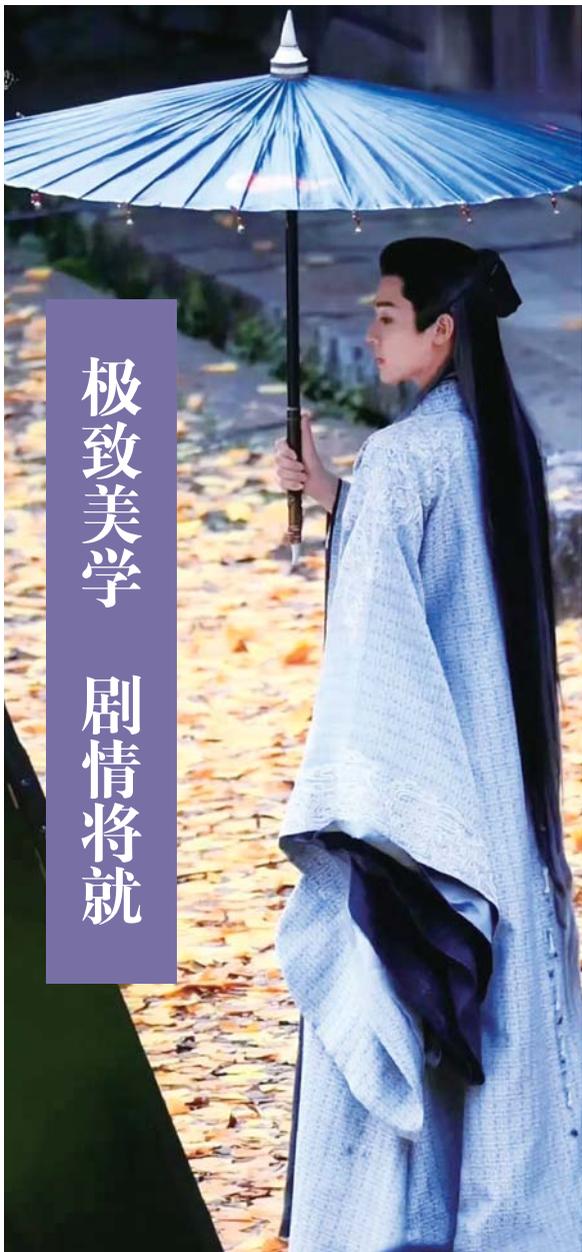
做这样的妻子似乎成了惯性,直到许知远问出那些问题,她绷不住了。

第三集,许知远对话矿工诗人陈年喜。直面死亡,面对死亡的压抑,成就天生浪漫的诗句。陈年喜一边打着喷嚏,一边沙哑着嗓音接受采访。16年爆破工生活,让他成为尘肺病患者,因为无法从事体力劳动,便以写诗出书为生。

“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,它坚硬玄黑,有风镐的锐角,石头碰一碰都会流血。”他的诗句充斥着生活的低沉。他21岁时错过了当作家的机会,他时常想如果不错过应该是戏剧人生。陈年喜的妻子周书霞的采访让人惊叹。许知远问她,你觉得他现在出书得到一些关注,你会为他骄傲吗?她说,不会。她觉得夫妻就是完全平等的,不论贵贱,她觉得丈夫这么多年把心力都投入在写作上,(成名)也是应该的。这是一个矿工妻子,在经历周边工友死亡后才有的恬淡吧。

出镜几分钟,这个女人的智慧了然于眼前。被问到怕不怕丈夫不要自己了,她说一点不担心,“我从来没有在心里死心塌地地为谁保留这样一个位置。人的一辈子,该怎么做谁也挡不住,谁也取代不了。”难怪陈年喜为她吟诵《爱人》这样一首诗,“我水银一般纯净的爱人,今夜我放马南山,绕开死亡,在白雪之上,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。”

《十三邀》在对成功人士的采访中,难能可贵地呈现更多的思考,关于他们背后女人的自我牺牲,关于妻子的独立人格,这些内容更能打动我。

极致美学
剧情将就

一期娱会

□刘雨涵

《大梦归离》空降播出,成为近期的热门剧集。这是继《云之羽》之后,郭敬明执导的第二部剧集作品。

喜好者觉得这是久违的细糠,不仅有着顶级的视觉审美,人、神、妖的故事设定更是突破流水线古偶的框架,给观众好好洗了洗眼睛。而厌恶者则认为,其华美的外壳下空洞无物,只是煞有介事,故弄玄虚的自我陶醉。

从题材类型来看,《大梦归离》很难被归类。奇幻剧、探案剧、武侠剧……这些元素都被杂糅其中,但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。《大梦归离》以人、神、妖共存的世界为背景,构建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世界,这个世界中,《山海经》中的奇妖异兽纷纷登场。故事背景设定在桢沅年间,白泽神女的意外身亡导致白泽令遗失,妖兽横行人间,朝廷陷入混乱。为了平息这场灾难,已化为人形的百妖之首“朱厌”化名赵远舟,主动投诚协助朝廷组建缉妖司,展开了一个“以妖捉妖”的反套路故事。

主角团里,侯明昊饰演的赵远舟,他既有着妖兽的狡黠与机智,又不失作为人的情感与温度。陈都灵饰演白泽神女文潇,她聪明、勇敢,面对妖兽毫不畏惧,但内心也有着柔软的一面。田嘉瑞饰演冰夷族后人卓翼宸,是文潇的青梅竹马,缉妖司的领事,精通探案和剑术,文武双全。程潇饰演猎妖射手裴思婧,高冷孤傲,箭术超群,是缉妖司的得力干将。还有活泼可爱的小神医白玖,他是团队的最强辅助。他们几人共同组成了缉妖小分队,不断穿梭于现实世界和

奇幻梦境之间,与妖魔展开殊死搏斗。他们在梦境里遭遇各种诡异场景和强大敌人,但凭借着智慧、勇气和团队合作,一次次化险为夷。

《大梦归离》再次呈现了导演郭敬明的审美意志,而且相比于江湖斗争的《云之羽》,这次的奇幻设定让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以《山海经》为内核,《大梦归离》生发出一整套极致的中式美学。在画面呈现上,剧中的每一帧都仿佛是精心绘制的画卷,细腻而富有质感。从繁华的宫殿到幽静的山林,从神秘的庙宇到诡异的古墓,场景的切换流畅自然,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奇幻世界之中,充满了电影般的精致感。在水鬼抢亲案中,红色嫁衣与黑色祟气的搭配,新娘陈尸水中,上演了中式恐怖美学,令观众毛骨悚然。此外,剧中出现了朱厌、离仑、讹兽、冉遗、乘黄等近20个《山海经》中的妖兽,经过合理想象幻化成人形态,体现了主创团队对中国传统志怪文学的继承与创新。

剧中的武打部分也十分精彩。赵远舟与卓翼宸开场的打斗招起式落,你来我往,华丽的动作丝滑流畅,几乎把戏感武装到了每一根头发丝。有观众说,从中依稀看到了武侠剧巅峰时期的风采。还有赵远舟的“一字诀”,将对手直接拿捏,这种降维打击让观众爽感飙升。

《大梦归离》也和《云之羽》一样,采取了多线CP任君挑选的策略。男女主官配是顽劣大妖VS清冷神女的搭配,两人的关系充满了猜忌与拉扯,文潇对赵远舟的感情复杂而深刻,既有防备与怀疑,又有欣赏与依赖。而赵远舟与男二卓翼宸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,他们既有合作又有竞争,可以说是“相爱相杀”。睿智女主与冷面女二之间的姐妹情深,也成了观众的嗑点,真的是一场CP大乱斗。

尽管大家对这部剧的新颖题材、精美画风和新鲜人设给予了赞扬,但仍有许多观众表示看不下去,其中很多人都是被缓慢的剧情劝退了。有网友辣评:用最故弄玄虚的方式讲了一个1+1=2的故事。

由于前两集缉妖小分队集结完毕,于是自然而然会让人以为《大梦归离》属于悬疑探案赛道。结果却发现,探案不靠推理动脑,而靠妖术引导,五感通灵。悬疑氛围营造了半天,结果一上来就揭晓谜底。原来探案只是点缀,讲述其背后隐藏的兄妹情、父子情、夫妻情、挚友情等故事,才是主旨所在。

就把《大梦归离》当成成人、神、妖情感故事大全看下去吧,也挺勉强。剧情支离破碎,缺乏连贯性,故事发展节奏缓慢,配合上那些华丽唯美的镜头,仿佛是在看MV。侯明昊饰演的大妖朱厌,说话时气虚无力,10秒钟吐出5个字,给观众“死人微活”的感觉。还有许多剧情的转折显得突兀,观众难以理解角色的行为动机,像是为了推动剧情而强行设置。这似乎又犯了《云之羽》的老毛病,没有剧情和情感做支撑,再唯美的画面也都成了矫揉造作。有网友甚至自己当起了剪刀手,调整节奏重新剪辑后的视频,比正剧看着顺眼多了。

而有一些剧情突然加入插科打诨的桥段调节情绪,也给观众以违和感。比如朱厌上一秒还在说自己是不死之身,下一秒就被文潇一言不合拿刀抹脖子。文潇还想出“用刀一直划拉他”的奇招,让朱厌直呼“不讲武德”。秒变中二的画风,让人摸不着头脑,显得不伦不类。剧中甚至给主角加了大头特效,简直离了个大谱。网友说,“你以为这是在拍综艺吗?”以为自带萌感,却直接翻车。还有打戏份加上漫画感的背景音乐,配着缓慢的动作,让人疑惑“不知道在燃些什么”。